

钩沉

对于“一柱楼诗案”，人们永远的兴趣点是徐述夔，而对另一位主人公蔡嘉树，却是很少关注。对他的了解，仅仅来源于当时大臣奏折与皇帝上谕中的片言只语。乾隆说他“挟制以快其私，非实心尊君亲上”，大学士阿桂等人说他“早属知情，不即首首，直因争控田地，挟嫌出告”。在世人的眼中，他更是一个坏透了的人，民国时释灵石斥之为“土劣下种”，说他“想置人死地，灭人家族为快”。蔡嘉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隔着二百多年的时光，一切早已氤漫不清。正如叶文瀚在民国七年的《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一文中所写：“由童时至衰老，听里人谈其事，言人殊，而记载不传，鼓词稗说，附会诞妄，又不足信，故里一大痛史，无以传后而信今，恨事哉！”难道我们就真的无法一睹历史的本来面目？

还好，近来翻阅蔡观明于民国十九年总纂的《耕茶蔡氏宗谱》，其中对蔡嘉树时有记述，这让我们得以透过浓浓迷雾，能够近距离打量这位“一柱楼诗案”的始作俑者。

蔡氏自元末避乱由苏州虞山渡江至耕茶场，绵绵翼翼，子孙繁衍，以力农富而成耕茶第三著姓。始迁祖蔡希古为第一世，至蔡嘉树时，已为十六世了。在《耕茶蔡氏宗谱》卷之八中，记有蔡嘉树条目：

梁，字嘉树，生于清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朔七日亥时，国学生，卒于清嘉庆三年戊午九月二十三日巳时，年六十八岁。

蔡嘉树名梁，嘉树是他的表字。乾隆四十二年（1777）冬，徐蔡两家开始诉讼时，蔡嘉树已经四十七岁。在次年“一柱楼诗案”爆发与平息之后，他又活了整整二十年。这里仅记录了他生平情况，并无其他信息。在卷首之三《列传》中，有一篇《十六世嘉树传》，则包含了更多内容：

公讳梁，字嘉树，父早卒，母叶抚之。公虽在髫龄，有成人风。少依仲叔时高居，时祖母叶太孺人在堂。公以家政繁未暇，卒诗书业。叔时佑少跃，叔母徐孺人青年守志，公请旌建坊，墓地已售他族，世姻也。以建坊故，介而求赎，不可，讼于官，屡不得直。值学使刘埔临，公长子璠，字景贤，愬诸学使，使以上闻，廷讯得平反。清廷以他忌讳，坐其人重典，非公之心也。

蔡嘉树的父亲蔡礼很早就去世了，他由母亲叶氏抚育成人。蔡嘉树有两个叔叔，一个是蔡廉，号时高；另一个叫蔡魁，号时佑。蔡嘉树少时依靠二叔蔡廉生活。他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稳重，像个大人一样。因为家政繁忙，放弃了学业。三叔蔡魁二十三岁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徐氏当时只有二十岁，她青年苦节，且对蔡嘉树的奶奶非常孝顺。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七十岁的徐氏去世，蔡嘉树请旌建坊，朝廷的圣旨很快批了下来，但这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他家祖墓地却没

记忆

人到老年，对年青时的人和事常在头脑中萦绕而挥之不去。而在我的人生中，难忘的是有两位贵人的指引。

我从小离开父母，被一位孤寡奶奶抚养。从上小学时起，她常因无力负担我的学杂费而苦恼。到五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爱心十足的好班主任、第一位贵人——徐师春老师。他不仅帮我减免了杂费，还送我钢笔、簿本，还为我买了球鞋。不久，他当上了小学校长。我考上了中学后，徐校长勉励我要珍惜大好时光，刻苦认真学习。196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徐校长来到我家，找到在田头干活的我，告诉我，中共南通地委正在招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队员，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一口答应。他说，你就在家听我消息吧！没过几天，徐校长又兴匆匆来到我家，并带来了公社管

有了。他祖父蔡成修去世后，葬之在一个叫长朴屋的地方，后来，他的父母、三叔蔡魁夫妇都安葬在这个地方。但是，连同长朴屋在内的数百亩地，却被他的堂弟以二千四百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徐怀祖。蔡嘉树很想把这块地赎回来，但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价格——九百六十两，不足原价的一半。徐怀祖已经去世，他的大儿子徐食田只有十九岁，二儿子徐食书才十五。徐食田年纪再轻，也知道买卖从来没有这么做的，自然不会答应，很果断地拒绝了。蔡嘉树却不慌不忙，一纸诉状把徐食田告到东台县，他将徐食田祖父徐述夔的遗著《一柱楼诗集》呈控，指出《一柱楼诗集》中有“诋毁本朝”之语。接下来，双方你来我往，事件不断升级，终于酿成震惊朝野的“一柱楼诗案”，徐述夔、徐怀祖被开棺戮尸，徐食田、徐食书等人被砍了脑袋，许多人受到了牵连。

这里记录了所有宫廷档案都没有记载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蔡嘉树赎田的最初理由——“以建坊故，介而求赎”，一切都是为了宣扬叔母的美德，所以才这样做。传中提到是他长子蔡瑚投递呈词给刘埔，才使本案为乾隆皇帝所知闻，这与当地的民间传说相吻合。但在所有的朝廷档案中，投递呈词的是童志璠，并没有出现蔡瑚的名字。民间说童志璠是蔡家的管家，我推断，去金坛找刘埔，应该是蔡瑚与童志璠一同去的。当时蔡嘉树因“诬告反坐”已经被拘监，如果蔡瑚再因诬告而反坐，那么蔡家将没主持全局之人，他的诸弟皆幼小，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故而由童志璠出面。我们细看刘埔的奏折，童志璠在呈缴徐述夔诗集时，用的是“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此句能进能退，足见用心良苦，内心的担忧也是显而易见。蔡瑚在《耕茶蔡氏宗谱》中有记载：

瑚，字景贤，号荫石。生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五月二十一日丑时。敕授宣德郎，候选直隶州同知。公派居长，世居场南蔡家楼，后分迁岔河镇，笃行，仗公董理如邑市镇捐务事，载《如皋县志》。卒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四月初四日亥时，年六十四岁。

“一柱楼诗案”发生时，蔡瑚年仅二十五岁。

传中并没有说将田地卖给徐家的那个人是谁，在阿桂等人奏折中，我们知道是蔡嘉树的堂弟蔡耘。然而遍查《耕茶蔡氏宗谱》，并无蔡耘其人。蔡嘉树有两个堂弟，一为蔡栋，为三叔蔡魁之子，生卒配葬俱失考，蔡嘉树三子蔡琰就继嗣给他；一为蔡松，是二叔蔡廉的独子，谱中对他记载如下：

松，字联村，一字安树，号鹤轩。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四月十二日午时。国学生，恩膺臬帛。卒于嘉庆十二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时，年七十三岁。

引领我人生的两位导师

理委员会的介绍信，叫我10月13日坐轮船到南通孩儿巷交通大楼报到，参加社教运动工作团培训。12月上旬，培训结束后，我分别参加了海安县田庄公社谭港大队二队、大公公社丰收大队、如皋县邓元公社蔡庄大队三期社教运动和如东县潮桥公社二大队先锋工作队先锋工作，直至1966年12月31日工作队解散回家务农。徐校长得知我的情况后，又向公社管委会推荐，让我担任了公社通讯干事。徐校长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工作，不要怕苦，把全公社的好人好事以及新事物向上级新闻单位投稿。由于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先后向新华日报社、新江海报社、东海民兵、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如东县有线广播站发送了大量稿件，不少稿件被上述单位采用。1969年，经如东县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 如东记忆

蔡嘉树其人

□ 徐继康

当地的传闻，出售蔡家田地的就是这个蔡安树。蔡嘉树这一辈取名皆从“木”旁，所谓“蔡耘”者，当为“蔡松”之笔误。蔡安树售田给徐怀祖时，最多也就三十岁左右，真不知他把祖茔在内的数百亩卖出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父亲在他十三岁那年已经去世，除了母亲缪氏外，家中无其他长辈在世。

整部《耕茶蔡氏宗谱》中，涉及“一柱楼诗案”的文字，仅此短短一篇《十六世嘉树传》，谈及对方时，连“徐”字也没出现，而是用“他族，世姻也”代替。在传的最后，强调此案结局实属意外，并非蔡嘉树的初衷，而是朝廷另有忌讳，这笔账千万不可以记在蔡嘉树的头上。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乾隆四十三年三修家谱之后，蔡氏家族又陆续增修，主持者正是蔡安树的儿子蔡珩，蔡嘉树的孙子蔡应旸、蔡绍遵以及其重孙蔡占魁、蔡占先等人。而民国十九年重修《耕茶蔡氏宗谱》的总纂蔡观明，就是蔡占先的孙子。

蔡嘉树一共娶了三位妻子，生有八个儿子（谱中说七子），除长子蔡瑚、次子失载、三子蔡珖出继外，还有蔡琇、蔡瑜、蔡琪、蔡理、蔡璨。幼子蔡璨出生于乾隆四十七年，是“一柱楼诗案”结束后的第四年，看来蔡嘉树的心情还不错。此外，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叶氏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江苏学政彭云瑞书“节孝流芳”以旌之，之前也曾为之书额“寿宇照春”，虽然遭到乾隆皇帝的点名批评，但蔡嘉树的政治待遇并没有受到歧视。他还生有一个女儿，嫁给岔河镇的汤临，生有二子三女，其长子就是汤俊，历任户部郎中，衢州、梧州知府，金衢严道、署宁绍道台，赏戴花翎，钦加盐运使司盐运使等职，是清代皋东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官员之一；小女儿嫁给了工部、兵部尚书王广荫之子王来泰。后来汤俊又娶了蔡嘉树六子蔡琪的女儿。蔡嘉树的重孙女中，有两个嫁给同治元年进士袁祖安，一个嫁给翰林院待诏胡春堂。此外，与他家结亲的还有本场缪家、丰利刘家、双甸任家、李堡仲家等等，都是当地的名门大族。令人奇怪的是，自从“一柱楼诗案”之后，蔡嘉树这一房没有颓废，反而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场面。当年他在皇帝“挟嫌出告，其心为私，而非为公，蔡嘉树原不能无罪”的严叱声中，怀揣朝廷“免其置议，即予省释”的判决书回到耕茶，面对家乡人奇怪的表情，他平静从容，一如往常。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可以肯定，从那以后，春天只在日历上，他成了自己的囚徒。

蔡嘉树住在耕茶场治所之南十二里的蔡家楼，这里最是偏僻，居住在此，大有人山唯恐不深之意。因为儿孙众多，他晚年为之析居，如长子蔡瑚就迁居到岔河镇，身边只留下四子蔡琇与六子蔡琪在老宅同住，这两个儿子都是继室缪

□ 缪仁德

1970年初，曾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氏生的。老大为元配张氏所生，而其余四子的生母为妾曹氏。蔡琇与蔡琪都很优秀。蔡琇号饮堂，幼而颖异，长而倜傥，好读书，有四方志，但考试不行，就纳粟捐了一个散爵，铨布政司理问。蔡琪号瑶圃，更是与众不同，用他小传里的话说，“少博学经史，偶悦权奇，有循吏才，不拘拘习举子业”，他喜欢诗词，从里中诗人缪梅麓游，与同场著名诗人于泗关系最好，经常一起唱和，诗名很盛。东台知县徐崇炯聘请他人幕，一干就是十二年。通州知州唐仲冕曾劝他出仕，他总是笑着以母亲年老而推辞。

叶文瀚在《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一文中说：

又闻阿侍卫未至时，夜深里巷中，火光炎炎烛天，盖藏书家聚其所有，付之一炬也。此后数十年中，父诏兄勉，斥文字为不详物，制艺外，无许涉猎及，因此而古籍销沉。所谓读书种子，皆章句儒生。风雅绝响者，近二百年焉。

在“避席畏闻文字狱”，整个耕茶文人都视文字为危险物时，谁能想到，蔡嘉树的儿子偏偏喜好吟风弄月，难道就不怕有人也从中找出几句狂悖之处来？其实不仅仅是蔡琪，他的儿子蔡绍遵还著有一本《芝竹轩稿》。蔡琇、蔡瑜、蔡琪的后人中出了不少读书人，民国耕茶最出名的文人蔡观明就是蔡琇的玄孙。

长朴屋那块田地最终拿回来没有？朝廷档案与《耕茶蔡氏家谱》都没有交代。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六十八岁的蔡嘉树终于闭上曾经沧海的眼睛而寿终正寝，被葬于蔡家庄后。他的子孙后人中，也没有一个人安葬在长朴屋祖茔。

《耕茶蔡氏家谱》“族戒”第四条“戒斗狠”写道：“小忿不忍，忘身及亲；大怒弗忍，结冤貽祸；仇非君父，刃不居先；怨非弟昆，戈宜处后；逞一时血气，滋数世之患害，是斗狠所必致也。”作为第一个指出徐述夔“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为违碍诗句的蔡嘉树，不可能读不懂这段话，只不过从小就操持家政的他太精明了。乾隆三十九年，乾隆曾经传谕全国，查缴违碍书籍，凡三年之内自首呈缴的，按律免罪。乾隆四十三年春天，蔡嘉树扬言“徐食田若不允赎田，将呈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因为他早已算准，徐家已经失去了可以免罪的三年之期，他是吃定徐家的。谁知徐食田实在是个雏儿，根本没有掂量出对方话里的分量，凭着血气方刚，硬是把事件带偏出蔡嘉树所预设的轨道。

多少年后，他的重孙，也就是蔡观明的祖父蔡占先给自己取了一个斋名——“三让堂”，借索伯“三以天下让，先圣谓至德”之意，告诫自己与子孙，凡事好让不争，唯善是宝。其实又有谁知晓，写下这一个“让”字，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说话。那些年，我们公社每年都荣获学大寨先进单位，一等奖。其中，一、七、十等大队也多次获评全县农业先进单位，这些单位的总结材料也都是由我撰写的。1971年，县委拟从各公社选拔一名年轻干部担任团委书记。我有幸成为被县委挑选的第一批国家干部。后来我知道这是朱书记向县委推荐的。从此，我脱离了农业户口成为全民户口，从公社领取补助费转为由国家财政发放固定工资了。

回忆我人生经历，这两位导师的指引使我的人生阅历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朱老书记已离我而去，我时常在梦里见到他，他慈祥的面庞使我永生难忘。敬爱的徐师春校长现在还经常打电话与我联系，他知道我身患多种疾病，不断与我交流养生常识，60多年的师生情年久弥新。

记忆

童年记忆——捉螃蟹

□ 汤正兰



我是个女孩子，女孩应做的事情当然会做，也许是有哥哥下有弟弟的缘故，男孩子做的事情，比如“抛道凿墩、捞鱼摸虾”我也毫不逊色。就说逮螃蟹吧，小时候我有四种逮蟹技能，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玩。

在水稻栽插醒棵后，拔节孕穗前，我和弟弟只要有空闲就到稻田边，蹬去鞋子、挽起裤腿，开始在水稻棵行间用脚踩踏，感觉脚下有了刺痛，好像是有东西在动，伸手一掘，就逮住一只螃蟹。

踏蟹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把握：一是要感觉到脚下有轻微的刺痛感；二是感觉一下脚下所踩的东西是不是会动的活体，否则就是碎砖块或者其它杂物。掌握了这两点，不一会儿总会有两三只蟹的收获。

当灌溉渠或者河里的水较少时，我们会拿着小锹，带上自己用铁丝做的钩子，还有小网兜，“去挖蟹啰！”挖蟹最重要的是要找准螃蟹躲藏的洞穴，蛇和长鱼（黄鳝）也有洞穴，但它们的洞口是圆的，洞口下面的泥是滑的，而螃蟹的洞穴是扁的，洞口下面有麻雀爪般小的脚印。

洞穴找准了就开始用小锹挖，有的蟹洞或许没筑几天，只需挖几锹，倒霉的蟹就会乖乖爬出来，让我们逮个正着。也有的蟹洞较深，怎么都挖不下去，那就用自制的钢丝钩将蟹钩出来。不过钩蟹时一定要注意手法，尽量轻一点、顺着点，不然钩出来的蟹不是缺陷膊少腿就是开膛破肚，最终亏亏一篑。

老家门前有条不小的河，叫庙港河。村民们为了排、蓄河水，在我家门人工筑了一堤坝，每到秋季，我们晚饭碗一放就赶到坝上，放轻脚步，屏住呼吸，侧耳静听。不一会儿，或远或近的草丛里，就会有一种“吱喀吱喀”的声音和草从动的窸窣窣窣的声音，听蟹人以最小的声音、最快的速度飘移过去用手抓或用脚踩，肯定能逮到蟹。

当西北风吹起时，螃蟹就成群结队地向一个方向爬行，明月夜，看得清清楚楚，捉得痛痛快快，黑夜时，只能靠听力找目标，一个一个地去收拾。

有几次动静大，我们几个听蟹人相互作伴，一直听到下半夜，捉到小半桶螃蟹。只要耐得住寂寞，挺得住困，收获总会有的。

再说扣蟹。扣蟹必备四样东西：丝网、马灯、竹杆、小板凳。

丝网顾名思义就是用很细的丝线（钓鱼线）编织的一种网，上端有浮子，底端有脚子。我们用一根长长的竹杆将丝网的一端送到河里，送得越远效果越好，网的另一端搁在水岸交界处的一个两尺长左右的横杆上，马灯的光照着丝网的浮子，我就坐在灯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浮子，只要看到浮子一抽一抽地动就说明网上有东西了，赶紧弯腰起身，将丝网的上下两边合拢，再以最快的速度把丝网从河里收上岸，大都能捕获到蟹，有时甚至一网能捕几只，但也偶尔会有癞蛤蟆或其它杂鱼捣乱。收空网不气馁，重新下网，继续耐心等待，就这样周而复始，会有少则几只，多则几斤的收获。有时运气好，还能捕获到一、两斤的野生鲈鱼，那可是一家人的美味哦。

那时，耕茶街上一斤螃蟹只卖两毛钱左右，记得最好的行情，大而活的优质螃蟹一斤也只能卖到两毛九，这就已经很开心了，虽然没几个钱，但也能为家里添些油盐酱醋，为自己买点笔墨纸砚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感觉很满足。

六十多年过去了，少年时的趣事现在回想起来恍如昨日，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倍感时光的珍贵和夕阳的妩媚。庆幸自己不但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更感动的是今年还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是党对老党员的褒奖和激励，也是对我们的关爱和敬重，我们受到鼓舞，感受到温暖和欣慰，虽然人已老，但感恩永不忘，初心永不变！

